

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史，
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韓少功

韩少功作品系列 日夜书

2013 年获《南方周末》文化原创致敬人物文学类榜首；
2014 年入选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获《人民文学》杂志社长篇小说双年奖；2015 年获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长篇小说

HANSHAOGONG'S
SERIES OF WORKS

非虚构

韩少功作品系列

日夜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夜书/韩少功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8

(韩少功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6267-3

I. ①日…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7153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丁旭东

书 名: 日夜书

作 者: 韩少功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256,000

印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267-3/I · 5000

定 价: 42.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自序

眼前这一套作品选集，署上了“韩少功”的名字，但相当一部分在我看来已颇为陌生。它们的长短得失令我迷惑。它们来自怎样的写作过程，都让我有几分茫然。一个问题是：如果它们确实是“韩少功”所写，那我现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我眼下坚持自己的姓名权，那么这一部分则似乎来自他人笔下。

我们很难给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赐予的胎记。这样，我们与我们的过去异同交错，有时候像是一个人，有时候则如共享同一姓名的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他们组成了同名者俱乐部，经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内部争议，互不认账，互不服输。

我们身上的细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换。我们心中不断蜕变的自我也面目各异，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转世和分身。时间的不可逆性，使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复制以前那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时间的不可逆性，同样使我们不可能驻守现在，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次变成某个不无陌生的同名者，并且对今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

孔。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一位难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种知识的启迪，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鼓励我出版这样一个选集，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感谢一个隐身的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

欢迎读者批评。

韩少功

2012 年 5 月

目 录

自序		1
一 远方		1
二 赌徒		7
三 公用蟹		15
四 亚利玛		24
五 更高的东西		34
六 妖精们		41
七 小军帽		48
八 美声歌剧		55
九 抹尸		63
十 日新月异之志		72
十一 都是天价		79
十二 懂懂		86
十三 国际歌		95
十四 影子人物		102
十五 告密信		109
十六 三卦全凶		115
十七 永远的空框		124

十八 政治犯	126
十九 寂静山谷	134
二十 初夜	142
二十一 红月亮	149
二十二 酒鬼	152
二十三 两根指头	162
二十四 小人们	169
二十五 大是大非	178
二十六 遗言	185
二十七 女权教授	190
二十八 万水千山总是情	195
二十九 陆大宝贝	208
三十 孩子的五彩梦	217
三十一 出局	223
三十二 团圆家宴	229
三十三 纪念衫	237
三十四 漫长的失眠症	245
三十五 白马湖	248
三十六 毛主席万岁	251
三十七 扯谎歌	260
三十八 欠下一个笑	266
三十九 高高大山的那边	272
四十 老照片	277

四十一	臭疤子		285
四十二	江湖之王		291
四十三	身体之谜		295
四十四	姐夫		322
四十五	二流子的隐私		331
四十六	高墙下		338
四十七	你找不到		347
四十八	种太阳		356
四十九	天堂		358
附录	几个五〇后的中国故事		360

一 远 方

那一天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去学校查看升学名单的公告，然后在双杠上闲坐了一会儿，准备回家做煤球。我知道，政策规定不满十六周岁的可继续升学，父母身边也可留下一名子女，我是两条都合得上，不必下乡当知青，被不少同学羡慕。

我似乎还能继续坐双杠，投射纸飞机，在上学的路上盘带小石块，去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里吃米粉，把酸辣汤喝得一如既往。

下雨了，我一时回不去，便在大楼里闲逛。这时候的学校都成了旅客散尽的站台，一本本没有字迹的白页书。全国大乱结束了，中学生几乎都被赶下乡去。到处空空荡荡，在走廊里咳嗽一声竟然回声四起，让人禁不住心里发毛。白墙上到处是红卫兵的标语残痕。窗户玻璃在武斗的石块和枪弹下所剩无几。楼梯上的一个大窟窿标记出这里曾为战场——不久前的那一次，一个冒失鬼出于派争之恨，觉得自己没骂赢，打架也没占上风，居然把一个手榴弹扔上教学楼。幸亏当时周围没人，只是把几块楼板炸塌了，吓出了楼板下一窝逃命的老鼠。

我推开二〇二房，我们不久前的红卫兵司令部，但这里已没有大旗横挑在窗外，没有我熟悉的钢板、蜡纸、油印机、糨糊桶，只剩下几张

蒙尘的桌椅，完全是匪军溃逃后的一片狼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知是谁临走前在墙上涂抹下这样的笔墨悲壮。忍不住，我又习惯性地走进二〇八、二〇九、三一——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但这些地方更冷清，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还是空的。所有的床都只剩下裸露的床板，用木板结束一切。破窗纸在风中叭叭响。

我踢到了一个空纸盒，呼吸到伙伴们的气息，包括女孩子们身上似香若甜的气息——那些喜欢做鬼脸和发尖声的姐们。

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我有一种充满了风声和雨声的痛感，于是回家写诗，写下了一些夸张的句子，决定放弃自己的升学。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

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

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出校门时，雨还在下，仍在忧伤不已的我遇到了郭又军，比我高五届的红卫兵头。像我一样，他有一位工伤卧床的父亲，也有条件和理由不下乡，但他还是去了，这一次是回城来接收和指导另一批同学。他忙得满头大汗，受人之托代购了诸多新毛巾、新面盆、新球鞋，装了满满的两个大网袋，清一色的光鲜亮眼，给我一种出门旅游的气氛。一对新羽毛球拍也挂在他肩头。

“我跟你一起走。”我兴冲冲地报名旅游。

“你在那里有女朋友？”

“没有呵。”

“家里没出事吧？”

“没有。”

“那你发什么神经？”

“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太没意思。”

“该升学就升学，别乱来。下乡不是下棋，户口一转就不能悔棋的。”他瞪大眼，“再说办事还得讲究个组织纪律。”

郭又军似乎不明白，此时的学校过于凄冷和陌生，让人没法待。还能上什么课呢？Long live Chairman Mao，英语课只会教这一类政治口号，笑死人了。代数课呢，不是算粮食就是算肥料，今天是牛粪一元方程，明天是猪粪二元方程，已经算得教室里粪味弥漫。学生们都惊呼人民公社的畜生也太能拉了。

“我已经向军代表报名了。”我兴奋地告诉军哥。

像后来有些人说的，我就这样自投罗网青春失足，揣上介绍信和户口材料，跟随军哥一同乘火车，再转汽车，再转马车，在路上昏昏沉沉颠了两天多，在哗哗急退的风景里心潮起伏。我们一路上同县招待所里的厨师吵过架，同另一伙知青下过馆子和看过电影，直到那个傍晚才抵达白马湖——山坡上的两排土平房。

我把一口木箱和一个被包砸在这里，未见欢迎仪式（几天前已经开过了），未见朋友们前来激情地跳跃和拥抱（他们早来十几天，已累得无精打采），更没见到旅游营地的手风琴和篝火，倒是被一钵冷饭堵得胸口冰凉。也许是淘米时太马虎，饭里夹了一些沙粒。更重要的是没有菜，只有盖在饭上的几颗咸黄豆，让我目瞪口呆，东张西望，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面。睡觉的土房里油灯如豆，地面高低不平，新泥墙还潮乎乎地透水。木栏窗只蒙了一块塑料布，被风鼓成了风帆状，叭啦叭啦的随风拍打。外面呼呼下大雪，瓦缝里就零星飘入小雪，以至帐顶上挡雪的一块油布不堪其重，半夜里被积雪压垮了，吓得同床的姚大甲跳起来大叫，把同室人都叫起来紧急救灾。

还不到第二天挑湖泥，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了，就明白农村户口是怎么回事了。我其实不是没有奋斗的准备，甚至在日记里写下过豪言壮语，写过“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一类。但挑湖泥算什么？呱呱唧唧的臭泥水算怎么回事？牺牲，也得身姿矫健一点吧，也得顶天立地或排山倒海一点吧？一屁股坐在泥浆里算什么？疑似半身不遂，我以为自己站直了，走稳了，但到头来发现一只脚早已出了

套鞋踩在污泥里，踩出了脚趾间泥浆的冒溅，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算什么？

身子一晃，像被谁重重地推了一把，我四脚朝天倒下去，引来几个本地农民的哈哈大笑。

“有牛肉吃啰！”

“有牛肉吃啰！”

……

我听不懂这些话。正像他们刚才冲着我说“三个脑袋”，叫喊“补锅的快来”，都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差一点哭了起来。我是最后一个完成定额的，天黑时分还孤零零踉跄于工地，在冷冷的小雨中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幸好，路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影，变成了眼镜片和头发上全是泥点的军哥。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只注意到他从我肩上接过担子时，一线鼻涕晃悠悠落在我手上。

我已经没有力气说一声谢谢。

多少年后，我差不多忘了白马湖。多少年后，我却从手机里突然接到军哥上吊自杀的消息，顿觉全身发软。当时我正乘坐长途大巴，脑子里轰的一声，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军哥，军哥，是叫郭又军么？就是那一个喜欢下棋，喜欢篮球、唱歌时走音跑调的郭长子？两年前的一次聚会上，你还同我下过棋，还嘿嘿嘿地说过笑话，还不由分说地给我加酒和灌酒，扭得我的胳膊很痛……你怎么就这样冷不防捅我胸口一刀，用一个电话把我的全身抽空？不，你还是个有体温有动作的活人，

还有中年大把大把的日子，不能这样急匆匆风化而去，在我的身边空去一块。我要掐自己，要揪自己，要抽自己的耳光，要用烟头烧自己的手，千万不能让自己忘记你，就像不让自己在极度疲乏中入睡。对不起，如果我对你后来的事知之甚少，差不多相忘于江湖，但我至少应该记住多年前的那一线鼻涕，滑腻腻的，清亮亮的，曾飘落在我的手背——

泪水夺眶而出。

我失声痛哭起来，全然不顾司机和乘客们的惊疑，直到后排座上有人拍拍我的肩，递来两张纸巾。

二 赌 徒

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

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一百一。”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

“你称的时候，肯定喝足了水。”

“还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开始起哄。赌！赌！一定要赌！……这使我奇怪，体重这有什么好争的？争赢了如何？没争赢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我才恍然大悟：阴谋原来在这里。

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们争议了好久。争到最无聊时，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蓄意欺骗党和人民，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够狠毒吧？总之，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我从秤钩上跳下来，听到他们一阵欢呼，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然后给帮凶们一一分发。

这是不是下流无耻，我不想控诉。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公用鳖，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赌十张饭票，一张票三个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卧撑。”

“比投篮？标准距离，一人十个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